



怀揣幸福和希望回家

记者 徐群群 李倩 李永宁/文 顾善济/图

牛年的工作已经“打烊”，春节的归期正在路上，翻过年又要打点行装。眼下这年与年短暂交替的当口就是农民工生活中难得的假期。有人把年尾的民工潮称之为“候鸟潮”，春节就是“候鸟潮”的集结号。这几天，“民工潮”让汽车站、火车站人流量激增。那熙熙攘攘的人群、或背或挑的行囊、一张张纯朴的笑脸，写着的是回家的幸福。



带着行李踏上返乡之路

田国亮：和“辣妹子”回家结婚

为了迎接第一次来自己家的四川未婚妻和准丈母娘，建湖县的田国亮特意让家人包了辆面包车，昨天凌晨两点多守候在了市火车站的出站口。

重要的客人第一次来盐城，田国亮打电话请了几位住在市区的亲友迎接他们，记者也在被邀请之列。

半夜寒气逼人，然而每当有火车停靠时，火车站站外都要热闹好一阵子。回家的幸福拂去了人们脸上的倦容，在出站、进站口，经常会看到相拥的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。

田国亮带着未婚妻和准丈母娘走出出站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，行囊很多很重，大包小包一共十几个。在搬行李时，一个蛇皮袋的扎带松了，红彤彤的大橙子滚了一地。

虽然现在流行称“女朋友”，

不过田国亮却认为叫“未婚妻”更合适，因为到了大年初二，他就要和女友结婚了。

田国亮是一个技术熟练的木工，在无锡的装潢工程队工作，工作是苦了点，但是每天都会有120元的纯收入。今年春天，他偶然间遇到了“辣妹子”李婷婷。

虽然他们对对方都很满意，但是李婷婷远在四川的父母却觉得不踏实，还是希望女儿能找个知根知底的四川老乡。田国亮毅然决定带着女友到四川工作，和李婷婷的父母相处一阵子，打消二老对自己的疑虑。

田国亮说，刚开始自己还担心在四川找不到工作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四川灾区在重建，那里的活特别好找，工钱也很高，他这样的木工手艺人，每天工钱都在140元以上。一周前，田国亮从工头哪里结了11400元的工钱，现在这些钱都

被存到了农村信用社的卡里。“为了结婚，我把这几年打工存下的4万多块全部给了父母，用来装修家里的二层小楼。卡上的这些钱正好用来办喜酒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在外面打工快六年了，从来没有哪年回家过年时这么开心的。”田国亮告诉记者，自己虽然刚满27岁，但在父母的眼里自己却早已是“大龄青年”了。前几年，因为经常遭到父母“逼婚”，田国亮对于回家过年甚至有点发怵。他敢肯定，父母看到这样漂亮的媳妇，今年过年肯定会笑开花的。

当我们挥手与这快乐的新一家人道别时，那位四川老人忽然拨开堆在腿上的大包小包，抱着一个大口袋下了车，她把每位“接亲者”的手里都塞满了东西：这是从老家带来的辣酱和豆干，你们尝尝。

张玉霞：日子好了就像天天过年

嘴里嚼着被挤包挤压得已干瘪变形的廉价面包，手捧一瓶自带的热水，昨天中午时分，在市区五星客运站候车大厅内，一位40多岁打工模样的妇女，自带行李不多，满面笑容地边吃面包边和同伴们交谈着。在众多的候车人中，这位妇女很快进入记者的视线。

见有记者走来，这位妇女赶紧三口两口地吃掉面包。从妇女的口中记者得知，她叫张玉霞，是滨海县滨海港镇人，今年44岁，在浙江海宁市一家服装企业打工。“你来的真巧，我们四个同伴刚刚下车到盐城，因为海宁直通滨海的班车不多，所以我们商量着先到盐城再转车。今年回家过年比往年要早两天，虽说天气不好，但这不影响我们回家的好心情”，张玉霞笑呵呵地告诉记者。

家中有两个孩子，孩子上学、吃饭穿衣的压力，让有着不错缝纫手艺的张玉霞在8年前关闭了在老家的缝纫门市，和丈夫一起跟随打工大军走出家门。虽说与其他人相比，张玉霞年龄大了点，但其灵巧的手艺和大大咧咧的性格，使得张玉霞在外找工作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。她先后在苏州、上海、浙江等地的服装企业干过，而且干得还不错。“我每一次换工作，

都是奔着更高工资去的，或者是通过老乡推荐，对方老板提高待遇才去”。张玉霞自信地讲述着她的打工历程。

在海宁这家企业快三年了，张玉霞准备再换了。这一方面因为张玉霞被提拔当上了质检主管，工资比普通缝纫工每月高出五六百元；另一方面40多岁的人再和年轻人一样在缝纫机前加班加点体力上吃不消。

张玉霞脚边放着一大一小两个行李包，一年到头回家过年咋没半点年货？这让记者有点奇怪。张玉霞指着行李说，大包内是她的换洗衣物，小包内是给70岁的婆婆新买的羽绒服。至于年货嘛，现在农村条件好了，基本什么都能买到，所以只要把银行卡带回家就可以了。这些年来，婆婆一直在家帮她照应两个孩子很不容易，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回去帮她洗衣服肯定不高兴，所以在浙江偷偷买好带回去，反正又不好退货。

谈到家里的生活，张玉霞说，日子好了就好比天天过年，大女儿大专毕业在一家韩企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小儿子有些贪玩，去年高中毕业后就跟着他父亲学建筑工程技术。“人要知足，只要家庭和和睦睦，孩子听话这比什么都好”，谈到这些，张玉霞流露出的自信和幸福。



鼓鼓囊囊的包裹是他们移动的家



站台上匆匆而过的急切身影

陈永堂：带回孩子的治病钱

53岁的陈永堂右肩上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厚重的行囊，左手还拽着一个包和一个布口袋，在候车站一排座椅上终于找到了两个空位，这回可以舒口气了。离12:48开往淮安的火车发车还有两个钟头，他看着来往的人群，时不时检查一下自己的行李是否放好。

去年六月，他在同村工友的介绍下，来到亭湖区一家工地做建筑工，建的是回迁房，做的是瓦工。他的老家在淮安市西宋集镇河南村，同村三十多人都都在亭湖这边做建筑工，因为他们觉得“盐城这边的工钱给得比淮安多，甚至在全国也算高的了”。

今年过年，老板给工友们发了半年的工资，大概一万八左右。“全打在农村信用社卡上了，一分也不少”，一周前，陈永堂特地到附近银行的柜员机上插入

银行卡，上面跳出来的数字着实让他欣慰不少。“这比当面发钱要放心，也更安全”，陈永堂说。

行囊里装满的，是三床被絮、棉衣和鞋，包括一些日常生活用品。其中最重的一个袋子将近四十斤，里面是锤子、斧头等工具，这些陈永堂这次都带回去，一样都没有落下。他说虽然在盐城工资比老家高，但明年可能不会再来了。“家里情况比较特殊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东西一样都没有买。在陈永堂看来，有钱就足够了！“在家里什么都买得到，不需要从这里买了带回去，太重了。”这笔钱，算是陈永堂家一年的盼头了。“家里两个孩子，一个上四年级，一个刚两岁，大的还好，小的特别费钱。”说到这里，眼前这个53岁的男人不禁面露难色。

陈永堂差不多算晚来得子，

这本是件让他宽慰的事。但小儿子的身体一直不好，“打工的钱全花上去了，包括家里种田卖粮食的钱。”他说，儿子生下来就容易得病，平均一个月要去医院三次，一次就要七八天。“经常要找村医生打一针，这针也不便宜。苦的钱差不多全用完了。”

一旁有人劝陈永堂给儿子参加新农保，他说去年听说有这回事，但老婆是湖南人，不识字，也不清楚新农保到底有什么好处。他说，自己这次回家，买年货是次要的，首先要给儿子参加新农保。“参加了就真能少花钱吗？”陈永堂既疑惑又吃惊地问。

对老陈来说，过年最重要的是带着半年打工的钱给儿子治病，能看好病，其它的便不再重要。这行囊，怀揣的是一个父亲的汗水和希望。



沉重的大包似乎成了特殊的标志